

红心注魂

叶克伟

春满大地、万象更新。浙西南大地正在兴起弘扬和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的思潮。我来到云和县梅湾村，思考着浙西南精神的深层内涵，感受着浙西南精神思想清泉的润泽。

回望1935年浙西南偏远的小镇云和，红军挺进师先遣队进入梅湾村时，村民的反应与见到其他武装的反应是一样的——仓惶逃命。可令村民想不通的是，红军看到年长跑不动的老人主动扶着他“跑”；将村民慌忙丢弃的水桶挑满水送还到家里；到村子里，宁愿吃野果做的黑糊糊的“干粮”也不去占用村民的食物……他们融入人民，发展群众、建立党支部，为革命理想赴汤蹈火，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！一批又一批的普通民众投身到革命大潮中……

我们隐隐看到，点滴故事背后閃动着的力量，似乎也明白了它的源头：是坚定的“初心”！是全然的“无私”！

那时的中国，内战频仍、日寇的铁蹄肆虐横行，中华大地生灵涂炭、满目疮痍，中华民族经历着千年以来最大的浩劫。怀揣革命理想，共产党人以赤诚之心，在浙西南点燃革命的“星星之火”！浙西南地处深山，又是国民党政权的腹地，刚刚点燃的革命火种，随时都有可能被扑灭。透过历史，我们试图明白：在这片革命思想的荒芜之地，如何点燃“星火”，又如何“燎原”？深山老林不像平原，植被丰富，民众至少不愁被饿死。古语说“山高皇帝远”，山区百姓往往对政治更迭漠不关心。如果只是几句“起来闹革命”的宣传口号，根本不可能打动民众。再单纯的百姓，也不可能为“分浮财、均田地”的承诺就主动加入革命队伍，而且还要用生命的代价去“交换”。这里面一定有更深层次的动因！是什么样的行为拨动

民众的心弦？是什么样的“火种”能够点燃百姓投身革命事业的“心灯”？是什么能够超越生死、超越个体生命的意义？当我们回顾历史发现，共产党人是用每一个行动彰显“全心全意为人民”的坚定信仰，是用完全透明的“红心”感染群众。那是内心最深处的共鸣；能够超越知识、文化的差异，能够超越个体生命的价值。那是从心底深处被点燃的“初心”所迸发出的能量。它外在表现出来的是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，而内心则充满着全然的“无私”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理解：为什么共产党人能够艰苦卓绝、百折不挠——因为“无私无畏”；为什么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，——因为“心底无私天地宽”；为什么革命烈士能够面对生死而淡然——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死“重如泰山”！当一个人全身心只考虑所有人的利益，只考虑“我为人人”，不求“人人为我”之时，内心是光明的，充实的，充满了正义的力量。这样的人具有强大的感召力，能够震撼人们的心灵，能够唤醒沉睡的“良知”。

革命精神某种意义上就是以全人类的利益作为最大的利益，而内心处于“无私”的状态。“无私”与“自私”从来都不是对立的事物！它们只是描述内心的不同状态，具有一体两面性，好比“金子”之于“金矿”。经过高炉熔炼，金矿炼出了金水，这闪闪发光的金子就是“无私”！而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“金矿”，只要经过高温熔炉的提炼，都会闪闪发光。我们现在不缺“金矿”，缺的只是构建足够熔化金矿的“高温熔炉”！“继承、弘扬、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”本质上就是构建这样一个社会的“熔炉”。

现在，许多人也明白“需要给金矿加温”

这个道理。可是，有的人往往是把矿石放到烤箱里烤烤热，或者放在蜡烛上“走个过场”，并没有真正意识到：不但要建个“高炉”，还要给高炉赋予强大的能量。要真正炼出“金水”来！以往我们歌颂“东方红、太阳升……”毛主席自身不但光芒万丈，而且还是一个“能够熔化身边金矿的高温体”。他身边的革命战士就是被熔融的金子，不但闪光，还能够点燃革命的“星星之火”……时光荏苒，“红军”远去，“红心”依然还在，只是它被渐渐淡忘，被尘封、被掩藏。新时代、新征程。时代创造了生机盎然的物质文明，人们往往在享乐中寄怀于财富，深迷其中而忘记内省，以至于忘记为何出发，迷惘了“初心”。瞬息万变的时代洪流，科技的高度发达，考验着人类的智力极限，其中隐藏着深层次的危机。物欲自私的追求已经逼近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所能承受的临界。人类必须“回头”，回复精神世界的平衡……

我们呼唤“浙西南革命精神”，正是要让人们思考“革命信念”的真实涵义。借助这一思考的契机，让人们能够向心观察，松动观念的桎梏，唤醒“初心”。从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上认清自己、洞察自己、把握自己，由内而外生出真正的“崇高理想”。具备至高理想之人，自然充满信念和力量。面对前进路上的艰难险阻而无所畏惧，勇于开辟新时代的征途！当下的浙西南大地正在弘扬和践行革命精神，年青时的毛主席曾写下这样的话语，可当共勉：“今吾辈任重而道远，若能立此大心，聚爱成行，则此炎炎之光必点通天之亮，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……”



点心

任迎春

“做山粉条，先要掌控好浇注山粉的开水数量，你看，开水就要这样先从里到外、后又从外到里的浇透浇到位，量要倒得刚刚好，然后，就用双手对粉团进行有力的揉搓。”婆婆边说边做，我站在她身边细心的看着和听着。

这山粉条是婆婆制作的一种让人望而生津的小吃，这种小吃，当年在老家，婆婆是作为一种款待客人的点心。诚然，这点心属于以前老家招待客人的一种特殊方式，大多是专门用年糕、粉皮、番薯粉丝等为主食，特意放进猪肉、鸡蛋等佐料，烧成满满一大碗，专门用于招待客人的美食。

婆婆是一个仁慈善良的女人，对待客人特别热情。老家是个山高水瘦、田少地瘠的地方，当年，家里每年吃的粮食都不充裕，生活贫困，但恰好位于景庆两县水陆交通要道的交界处，一年到头家里客人很多。作为一个家庭主妇，为能烧好这一碗款待客人的点心，婆婆是费尽心思，用尽心力。

家中生活虽不富裕，婆婆却时刻都把能款待客人的点心放在首位来考虑。凡是节气，从不怕麻烦，早早地就做好准备，制作出各种小吃，如清明节的青蓬粿，端午节的粽子，立夏节的糊汤，冬至节的米糕等食物，都应时而作，成为款待客人的点心。春节时做的黄糯年糕，婆婆舍不得全部吃完，而是利用其有碱的特性，运用番薯刨把其刨成一条条的粉丝，烘焙晒干后，藏放好。这种带碱的年糕粉丝，只要不受潮，不易变质腐烂。家里来了客人，用开水烫软后，加入鸡蛋或者猪肉，烧成后就是一碗美味的点心。自制粉皮和番薯粉丝，是婆婆每年都得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做的。粉皮相对简单点，只要选好晴朗天气，把白米浸泡磨细后，用蒸笼一次一层一张的蒸熟，再把整张一条条均匀切好，晒干就成了。由于当年家里缺粮，这粉皮做得不多，最多做十斤米左右的量。以前，每年家里做的最多的就是番薯粉丝，这可是费心费力费时的活，先要选种特别能生淀粉的番薯品种种植，收成后，把番薯磨成粉，只有天气寒冷，番薯洗出来的淀粉才能沉淀得干净，尔后，去水晒干。晒干番薯粉还只是第一步，再是把干粉浸水，然后把番薯粉一层一层地倒入蒸笼里蒸熟，蒸成一个实心车轮似的，用刨子一层一层地刨下来，盘成一小团一小团的，晒干。这番薯粉丝整个制作过程，劳动量大，耗时长，真是劳心费力。但不管多忙多累，婆婆毫无怨言，一人默默劳作着。

为使家中一年四季都能有烧点心用的猪肉或者鸡蛋、鸭蛋等佐料，婆婆每年都精心饲养着猪、鸡、鸭等牲畜。养殖的鸡和鸭，基本上都是母鸡和母鸭，为的就是能有鸡蛋和鸭蛋。养猪，除了能让全家一年都能有烧菜吃的猪油外，腌制成肉也是主要原因。每年家猪杀了，除了售卖之外，婆婆绝不会全部都烧起来给家人吃完，而是先要挑选出绝大部分，一块块的割下来，放到盐缸里用盐腌起来，用作平时款待突然来客的点心佐料。于是，腌肉成为家中一年四季必备的食物。

婆婆一辈子勤快能干，热情好客，忠厚善良，对待任何人都一视同仁，春夏秋冬，不管是谁来到家里，她都会烧上一碗美味可口的点心招待。为此，婆婆深受乡邻们的喜爱和尊重。上世纪，公公婆婆是在白手起家的情况下，动手建造房子。一听说婆婆要建房子，四乡八邻的，纷纷伸手援助，有的送番薯丝和洋芋等干粮，有的送鸡蛋和鸭蛋等食物，有的主动借钱和借稻谷给我家，有的送木头给，有的人家穷就直接“送工”，就是免费帮助干活。由于乡亲们的热心帮助，房子三个月就盖好了。“我们家这么好的房子，全凭你婆婆好人缘建造起来的。”公公在世时，无数次自豪又开心地跟我说。

时至今日，公公婆婆都先后离世了。但婆婆那种热情善待他人的美德，将永远影响着我们后人。

沙漠

陈贤德

回程时，晴空万里，大沙漠安静地躺在那里，一动不动，犹如一位害羞的姑娘。下车细细观赏，沙漠中的风托着晶莹的沙粒从沙面飘过，钻进我们的发丝，亲触我们的面庞。远处的沙丘轮廓清晰、层次分明，丘脊线平滑流畅，沙坡似水漫流，背风面流沙如泻。天是蓝的，沙漠是黄的，没有一丝其他的色彩，魅力却丝毫不亚于海的蓝、绿的树、红的花。

有人说，沙漠是生命的禁区，死亡之地。其实并不是，阿和公路是沿着塔里木河的支流建的。在离开中心区域不久，我们就见到了水洼，在水洼的不远处，还看见了三三两两的野生骆驼。这骆驼也不怕人，来来往往的车子从公路经过，它仍悠闲地在公路不远处散步。我看看它，它却连看我都嫌烦，自顾自眯着眼走路。

靠近沙漠的边缘，胡杨这种神奇的植物

率先在这里宣示了主权。树干不高，树冠也不大，但它覆裹的沙泥却是夺人眼球的，像极了中世纪欧洲贵妇的裙摆，撑起了沙漠中的生命。胡杨千年不死，千年不倒，千年不腐，生命的任性和倔强在这里发挥到了极致。沙漠里的胡杨并不孤独，一丛丛的红柳在远处陪伴，一同给荒芜的沙漠注入了生命的活力。能够在缺水的沙漠中生存，胡杨和红柳都有自己的看家本事，愣是凭借自己顽强的毅力，把根深深深地扎在沙土之中，长达几十米，一直伸向有水的沙漠底层。

日近黄昏，眼前的沙漠呈现一派金色，无数道沙粒涌起的皱褶如凝固的浪涛，一直延伸到远方金色的地平线。

听说，去年沙漠里下过一场雪，薄薄的白雪覆盖着金黄的沙漠，在温暖的阳光下相互凝视。那是怎样的美景！不得见！憾事！憾事！

那河 那堤 那屋

敏夫

偷食，心中窃喜，等到盆内鱼儿越来越多，就轻手轻脚走过去，将瓦片迅速盖住圆孔，盆内的小鱼受惊乱窜，轻轻掀开压在盆边的石头，端起脸盆飞快跑到岸边，小鱼就成了我们的战利品。吃着用这种智慧方法捕捉的鱼，真是洋洋自得，眼笑眉飞。

后来，我家河边修建了堤坝，将原来东西两边的堤坝连接起来，成了一条贯穿全城的防洪大堤，于是这条用石头砌成的堤坝成了我的梦，向东走，到爷爷和叔叔家蹭吃蹭喝，向西走，到学校和父母单位。每天穿行在大石头砌成的堤坝上，虽然高低不平，却乐在其中，如果两人并排走，就争着抢着走中间那排大石头，走得人多了中间的石头变得亮闪闪光溜溜，走着、争着、抢着、闹着、数着……石头路变得异常短并充满乐趣。

我家的屋是土木结构两层楼，三进六间，正门位于南边中间，进门是厅堂，东西两边各两间，我的房间位于西边北面二楼，窗外就是院子，厨房是一层房，单独建在北面东侧。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这样设计，虽然院子在北面阳光不足，但一点不影响院子带给我们的快乐和满足，勤劳的父亲在院子里栽下梨、桔、枇杷、葡萄等果树和许多花花草草，还挖了一个鱼塘，塘里养着鱼和鳖。每年水果成熟父亲总要将最好的几个果子留在树上等它熟透了再摘。记得有一年，梨树上结满了梨，父亲将最大的几个用纸包着一直等到熟透才摘下来，一家人坐在一起吃，那梨肉质细腻，松脆甘甜，一口下去，像糖一样的水立马流下来，吃到嘴里一直甜到心口，后来我吃什么

都觉得没有比那次更好吃的，以致现在的我变得不喜欢吃梨了。

那园，那屋，对于我来说，一点也不亚于鲁迅先生笔下的“百草园和三味书屋”，我暂且将它称为我的“百草园”。我的房间窗边摆着写字桌，我一边学习一边听窗外虫鸣鸟叫，风声雨声。我的“百草园”跟鲁迅先生的百草园一样，院子里一样有碧绿的菜畦，漂亮的花栏，高大的梨树，红红的枸杞，金黄的枇杷，紫红的葡萄；也有黄蜂飞舞，鸣蝉长吟，蟋蟀弹琴，麻雀喳喳；时不时也有蜈蚣、斑蝥，百足虫让你毛骨悚然。记得父亲还在院子用木头栽培过香菇、用稻草种植过草菇，养过小猪、小兔和小鸡。种花草、喂蚂蚁、摘果子、采菌菇、捡鸡蛋是我最喜欢做的事，在物资严重缺乏的年代，“百草园”除了给我带来无限的快乐，还给大家带来许多的美味。

我的“百草园”伴随着我慢慢成长，后来工作了，成家了。再后来，因工作调动，离家远了，回去了，对“百草园”的关注也越来越少，但儿时的经历却始终在记忆深处。

但是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刻在我记忆里的堤坝，竟然被铺上了水泥路面，河岸两边也都盖起了水泥房，瞬间让我迷失了回家的路。所幸，我家的房子在我的坚持下还保留原貌。我还萌生了一个想法，希望在这一轮的乡村振兴和民宿兴起中找到机会。这些年，自己走了不少乡村，看到许多原来破烂不堪的民房经过设计师魔术般地改造后，竟然成了高档的民宿、茶楼、书店、咖啡吧，价格高出设施齐全水泥房好几倍，我想，让这里变成像我一样的游子的心灵栖息地。

对于出生与成长在江南水乡的我来说，沙漠是一个遥远的存在。虽然我身边也不缺少沙子，但那只是海滩边上的玩具，或是盖房所需的材料。然而，援疆却让我对沙漠变得触手可及。在新疆，沙子居然可以全方位无死角地填满每一个呼吸，它不请自来，哪怕你门窗紧闭，仍能从中硬生生、无声息地挤进你的私人空间。

从阿拉尔到和田，有一条纵穿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公路，全长424公里。我们去的时候，正在刮沙尘暴，能见度50米左右，只听得刮起的沙粒在汽车上敲得噼里啪啦响。在视线可见的柏油路上，一层沙子像波浪一样翻涌而过。在沙尘暴中，遮天蔽日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犹如在末日中艰难挪步，像极了《红海行动》中的那个场景。我们虽然坐在车上，门窗紧闭，但每个人仍然变得灰头土脸。

松源河自东向西穿过整个庆元县城，东、中、西三座桥，后来又又多了一座濠州廊桥，将全城连为一体，河水哺育着全城的百姓，孕育了文明，繁衍了世代，生生不息。

以前没有自来水，河两边居民用水全靠这条河，家家户户清晨第一件事情就是挑水，一趟趟从河里挑水装满家里的水缸，够一家人一天生活用，早晨的河水经过一夜冲刷奔流是最洁净的。居民平时洗衣、洗菜、浇院……都有赖这条河，那时候河边是最热闹的地方。

我家住在东大桥西、河的南边，河就是我儿时的乐园。那时河水清澈，水流潺潺，河滩上全是被河水冲刷得棱角全无的卵石和一堆堆的砂粒，是我们的天然游乐场，堆砂堡、捉鱼虾、捡石子……盛夏的河，更是我们戏水玩耍的天堂，经常光着身子，扑通扑通跳进河里，就像一只只青蛙在水里忽上忽下，来回穿梭。

那时候河面宽阔，清澈见底，各种鱼儿欢快穿梭其中，还有贴在石头上的赤鲼和螺蛳。由于食品匮乏，河里的小鱼小螺便是解馋的美味佳肴，大人们可以通过垂钓、茶饼药捕来获取大鱼，小孩子也有自己的办法和智慧捕获小鱼。两人双手抓住毛巾的一个角，将鱼儿逼到石头缝里，然后瓮中捉鱼。还有一种办法是“脸盆诱捕法”，将中间剪一个圆孔的塑料布覆在脸盆上，用绳子捆住，盆内放米饭、米糠作为诱饵，在河里挖一小坑，将脸盆用石头固定在坑中，然后耐心等待。约十几二十分钟后站在河边远远观望，看到盆内已有小鱼在